

# 海外漫笔

楊先讓

著

离国一晃快十年头了，

思念故土是免不了的。

将所思所想写出来发表于报刊，

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

都是几十年来自己在国内外所经过的人与事，

又都是有感而发的，

集之成册作为我的第三本文集，

也是个纪念。



# 目 录

1. 作者的话
2. 难忘的一九一八——纪念北京国立美专创始人郑锦120周年诞辰
  15. 历史可明鉴——纪念一代宗师徐悲鸿逝世50周年
  20. 大师的风范——谈徐悲鸿与李铁夫之交
  26. 谈徐悲鸿的收藏观——小议王己千收藏董源《溪岸图》前后
  30. 1918年徐悲鸿为梅兰芳、程砚秋造像的一段公案
  35. 徐悲鸿与音乐家江文也
  38. 《徐悲鸿》与罗工柳
  40. 徐燕荪亲自对我赞扬徐悲鸿
  43. 我写《徐悲鸿》
  46. 一代贤儒许寿裳——诞辰121年，被害56年
  51. 名人寂寞身后事——记民初教育总长傅增湘
  55. 忆吴作人院长

60. 忆江丰院长
65. 忆朱丹
67. 老版画家力群
70. 美术界的强者彦涵
73. 著名油画家冯法祀教授
76. 写在李苦禅大师百年诞辰之时
78. 对中国现代雕塑大师刘开渠的回忆
82. 忆叶浅予先生
86. 我与黄永玉
91. 忆文金扬著的《艺用人体解剖学》
95. 丁井文与黄胄
98. 纪念中国美术界大功臣邹雅罹难卅周年
104. 悼著名工艺美术史论专家王家树教授
108. 悼中国著名雕塑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王朝闻先生
112. 几幅速写引起的回忆
114. 世纪老人顾毓琇及其他
118. 贺中国文化名人顾毓琇百年大寿
121. 朱继荣教授的《亚洲艺术研究室》
124. 对王铭艺术发展的认识
127. 著名女油画家金高
131. 叶蕾蕾艺术路程的新高点
137. 写在徐敏陶艺展之后

140. 由紫砂陶古都杀出来的一员女将周定芳
144. 终于解开了一个“谜”
147. 谈卓以定的水彩画
150. 秋日路州行——记路州大学一场温馨的艺术交流盛会
156. 对徐冰艺术脉搏的把握
164. 中国皮影艺术专家秦振安先生
168. 我们都是黄河的儿女——在海外听《黄河大合唱》
171. 衷心祝愿纪念黄自百年诞辰音乐会演出成功
173. 观曾野先生演《二进宫》有感
176. 读郭兰英的报导有感
178. 马金凤六进京城上演《穆桂英挂帅》
180. 山东航空公司总裁孙德汉
183. 保持距离的启示
185. 有朋自远方来
188. 悼念学芹妹
191. 全美首例以“他山之石”命名的中国艺术交流活动
195. 文化上的闭塞=自杀——在路州大学艺术学院的讲稿
201. 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一幅木刻版画的诞生
206. 再谈生殖崇拜的印证
209. 简说中国绘画发展中的几个特点（讲稿）
213. 山水诗、山水画及其他

# 作者的话

离国一晃十一个年头了，思念故土是免不了的。将所思所想写出来发表于报刊，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都是几十年来自己在国内外所经过的人与事，又都是有感而发的，集之成册作为我的第三本文集，也是个纪念。

前年写完了一本《徐悲鸿》，出版了，反应尚可，好像我是个善于驾驭文字的人似的，其实不然，那只不过是我的一股热情而已。刚仙世的百岁老人顾毓琇教授对我说的话很对：“美术家以作画为主，写文章不值得。”因为我已进入古稀之年，集中精力作画的日子不会多了，弄文酌辞始终不是我的本行。

感谢王庚飞先生促使这本集子的面世，那依然是缘分所致。

2004年于休士顿

## 难忘的一九一八

——纪念北京国立美专创始人郑锦 120 周年诞辰

当今是一个争强好胜、喜欢打扮包装自己的时代。有人做事重视社会效益，个人名利置之度外，而有的人则不然，一定要争个首创或第一，为达此目的，不惜拉帮结派压人抬己，进而搅混水去沽名钓誉，并叫嚷某某名人打击过我，×××是我的学生，我是最最最……当今中国美术界就存在着这种不正之风。

岂不知人们心中都有一把尺子，历史总归是历史。中国文人中那种只顾奉献不为名利，藏而不露的美德，总是值得颂扬的。

—

我在中国美术界闯了半个多世纪。见得不少，但是也有很多该知道的还不懂。比如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史上首任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校长的郑锦先生，虽然1998年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建院80周年的年表上有郑锦的名字记载，但都是一提而过，郑锦何许人，为何能任创建该校的首任校长等等，一概不知道。如我者大有人在，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今年有机会从侨居美国加州郑锦外孙汪伦先生处获得一些资料，包括陈继春先生研究郑锦的文章，使我为之一震。因为大前年看到港台报刊上有指责徐悲鸿的言论，出于感情上的不平，在休士顿侨界讲了《徐悲鸿的艺术人生》，后来着手写成《徐悲鸿》文稿。即在纽约《侨报》上连载半年，去年又由北京出版发行了。可惜1918年徐悲鸿在北京与郑锦先生的交往，我只字未

提，不是疏忽，而是我的无知。

1918年在中国是个不寻常的年份，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的前夜，文化界以北京大学为本营，以校长蔡元培为旗手的一批文化主将也是最活跃的时刻，更是军阀争权社会动荡不安之时。

且不说李大钊、陈独秀在政治方面的宣言；胡适之的白话文方面的革命倡导；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及杂文在5月《新青年》上的发表；以钱玄同、刘复等四位教授2月1日拟订的《北大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和蔡元培的支持《启示》，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和民歌运动拉开了序幕；在受蔡元培以“美育当宗教”的感召下，成立了音乐研究会和画法研究会。戏曲界在罗瘿公与梅兰芳等人的带领下，也在紧锣密鼓迈出了改革的步伐。

北大画法研究会是1918年2月22日成立，蔡元培聘请了郑锦、陈师曾、徐悲鸿等为导师。同年4月15日，命郑锦负责中国第一所国立的美术最高学府——北京国立美术学校的筹建并任校长至1924年卸职止。

当时教育部对郑锦的器重还表现在他同时受命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及文华殿古物陈列所主任，并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师。

郑锦没有辜负教育部负责人傅增湘和蔡元培的信任，他为建立一座国家美术正规的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再赴日本取经考察，从设科受业到后勤设备，从教室采光到桌椅、书架，从教具增设到图书建制，他都尽心尽力去完成。

更值得传颂的是：1924年张作霖入主北京，后来与晋军交战大败，在撤回关外时，张命令古物陈列所将珍藏交出一同带关

外，此时郑锦为了保障古物免受损坏和尽忠守职，他四处奔走疏通关系，最后冒险去见张作霖。他对张氏说：“所内各物皆无价宝，匆促装运万一有损，殊属可惜，今想大帅不久回京，宝物终究仍归尊有……”张大帅竟从其言，致使古物免遭散落他方。（见1999年10月《澳门杂志》第十二期陈继春文）

1918年郑锦所负责的古物陈列所，定期对外开放陈列藏画服务社会。当时画法研究会、国立美术学校教职学员受益匪浅。徐悲鸿就是其中的一位。

## 二

郑锦原名瑞锦，字耿裳，又作炯裳，1883年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雍陌村，村南有温泉三眼，故又号“温泉居士”。

父亲郑玉池擅画，郑锦从小替父研墨，临摹父亲作品。1896年郑锦13岁，东渡日本横滨，开始了留学生活。

其时，横滨的香山籍富商鲍涛宗喜其聪明，不时资助他的学业；及长，更将女儿鲍桂娥嫁与郑为妻。鲍氏也喜爱艺术，1906年入日本女子美术大学刺绣科，是清末最早入该校的中国女学生，比修读国画科的何香凝早两年。正是得到鲍家的资助，郑锦方能在日本有14年的潜心画艺的学习环境。

1902年郑锦考入京都（西京）市立美术工艺学校，刻意研习日本人物画。西京都的画风不同东京务求奇特趋向西洋化，而是固守中国、日本的传统精神。在郑锦的影响下，后赴日习画的陈树人和鲍少游也舍东京而入西京习画。

1907年郑锦毕业后再考入“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院”，也就是后来的“西京艺术大学”。两年后，高剑父、高奇峰兄弟东游，

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交往。

可喜的是郑锦以一幅《娉婷》入选1911年日本文部省美术展（简称“帝展”，1946年改为“日本美术展览”）。这是中国画人的作品首次被选入日本最高级别的美展，在当时日本侨界轰动一时。日皇大正为展览揭幕，参观见到《娉婷》这画时，驻足良久，并三次徘徊到画前欣赏不忍离去。翌日，报章报导了这一消息，郑锦名声大噪，这不单是个人的骄傲，也是为中国人增光。（《娉婷》，绢本，79×39英寸。现由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

1912年，郑锦的《待旦》再次入选大正美术展览会，又一次为国人争光。

18年的留日期间，郑锦先后受教于梁启超、林奎、钟卓京、张玉涛（观本和尚），还结识了政治活动家黄兴、汪精卫、胡汉民等人。

郑锦的声望不胫而走，1914年，民国政府教育部聘请他回国任职。当他进京途经天津时，专程拜访了梁启超先生，梁专为他撰写了《郑耿裳画引》（见《饮冰室文集》第四十三册，三十三页）以祝贺他应聘上任。文中说：“郑生耿裳，负笈扶桑，秉色腾贵。彼邦绘画，受法于中夏，竟采于欧洲……。生冥心妙造，历逾岁纪，沿流析源，众长奄备莫不细入毫发，而意恣飞动，务极规矩，归于自然，宋元众法，往往而合，其独秀当时者欤，东京市新古博览会、大正博览会、美国巴拿马博览会，竟致褒题，翕然精诣，东方学者，未能或之先也。自顷应聘归国，将之京师，维舟天津，乞辞于予。燕京帝王旧宅，首善奥区，名利崇朝，伎巧鳞萃，内府之所度，方家之所度，词人佚老，旧贵巨室，并富

收藏，各务元赏，于生之至，有不厚礼倒履以和教者乎，竺于旧则，得所折衷，删于新则，资以涵染，喜哉此行，可以游处矣。”可见梁对郑的期望。

1914年，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图画手工科，郑锦成为这所大学的兼任教师。1918年任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又创建“北京国立艺专”并任校长，同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兼文华殿古物陈列所主任。

1918年间郑锦与陈师曾、徐悲鸿朝夕相处，并深知徐悲鸿北上志在获留法学习名额，郑锦尽了推荐之责，最后徐悲鸿终于取得了赴法学习的愿望。

郑锦在京任职期间，尽职尽责颇获佳评，这又不能不与他的温文尔雅的性格有关。遗憾的是1925年不知何故促使郑锦急流勇退辞掉国立艺专校长和故宫职务。郑锦是截至1950年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为止，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近7年之久。最早一批学生有：刘开渠、李苦禅、王雪涛、雷圭元、李剑晨、常书鸿、王曼硕、胡蛮等。

之后郑锦以更大的热情加入了由朱其慧、晏阳初、陶知行、胡适等人发起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直至1937年前后共12年之久。在此阶段，中国第一套新千字文课本，当中的插图出自郑锦的手笔。此外他还创作、编著了以士、农、工、商为对象的成人教课本及挂图。

当时的平民教育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河北有晏阳初、陶知行、郑锦等人，山东有梁漱溟，湖南有孙伏园、汪德亮。由于郑锦有十多年平民教育的经验与成果，1937年在杨子毅、吴

铁城主持广东中山县政时，力邀郑锦南归故里担任全国模范县治工作。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全面抗战，郑锦画出了《群鹰奋战》。三年后（1940年10月）日寇侵占了中山县，郑锦携眷移居澳门。

抗战八年间，郑锦谢绝来访者。尤其因为他精通日文，他更拒绝了来自各方的引诱与威胁，甘于淡泊坚守民族气节。

1943年冬，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逆转形势，郑锦始创作巨作《春回大地》（52英寸×433英寸，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1944年12月此画终告完成）。正如他后来在创作此画说明中所言：“暴日此次强占我东北，继复侵略华中华南，联合德、意直欲吞并全球，酿成世界战祸遍地烽烟，大好河山尽成瓦砾，嗟我小民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然物极则反，盛极必衰，万事尽然，冥冥中自有天理。况我上下一心，坚定意志，作长期抵抗，……还我河山，从此春回大地，世界和平，因绘图以祝。”

1945、1946年两年，郑锦回到家乡分别任小学校长及乡长以外，大部分时间都闲居澳门作画自娱，其间偶尔参加慈善义演，与友人合展于港澳。直至1959年3月18日病逝于澳门，享寿77岁，6月15日《遗作展》于香港圣约翰教堂举行。

2002年其外孙汪伦策划于美国加州美南艺术中心举办“郑锦艺术研讨会”及画展。

### 三

综观郑锦一生，平淡中有奇，不喧不争，进退自然，怀着一颗爱国爱民之心，该做的做了，不该做的放下了，与世无争，无

怨无悔，坦坦然度过了一生。

教授、校长、副院长、主任郑锦当之无愧，村长、小学校长也心安理得。京华的荣耀、澳门的隐居，都是随缘而安。这就是郑锦光明磊落的人生态度。

如果说1914年以前，郑锦是30而立，成家立业，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单纯留学生时期，那么1914年到1925年十年精华生活，却是他在事业上最辉煌的阶段。国民革命成功，新建设的国家迫切需要振兴的关头，在教育部和蔡元培为首的支持与信任下，郑锦正是为国为民振肩大干的时期。十分明显，郑锦在故宫博物馆的工作中，尤其在创建中国第一所名副其实国立美专的成绩上，所表现的魄力和果断精神，是超人的。

就是因为有了北京国立美专的学制规划、教学制定、校舍设备、学科安排等等创建经验，才有以后的国立杭州艺专的建立。

对郑锦来说，虽然1925年以后的事业，也有成就，但是都无法与京华十年的高峰期相比拟。尤其创建国立美专，那不同于只有一股热情，急忙招生上马的“办学”。而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从无到有的正规办学水准。如今国内外所出现的以个人名义登报宣称××美术学院成立的现象，那实际是为了揽钱糊口，周末招些儿童和业余成人进行绘画练习而已。说不上学制与设置，更谈不上教学程序。

当然，这里并不否认周湘（1871~1933）、吕凤子、乌始光等当年在上海曾建立的“美术传习所”、“神州美校”甚至于后来的上海美专等。但是这些都无法与北京国立美专的建立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相比。

关于郑锦1925年急刹车退出京城的原故，我们只能做一些揣测。首先他当时在美术界的权威性是不容怀疑的，他性格温和容易处世，作为一位艺术家，他当时偏重教育事业的组织工作，不是以创作绘画为主，他忙于建校的完善和为将故宫的藏品与社会、与教学相结合做着努力，他与蔡元培、梁启超以及比他大7岁的同行陈师曾和比他小12岁的徐悲鸿，在艺术观方面十分一致，都有以借西方美术教育来壮大中国绘画的思想。那么1925年他在京的一系列辞职而投身平民教育，总是个遗憾。

当时有明显的原因是：志同道合者寡。徐悲鸿的赴法留学离去，陈师曾1923年突然病逝南京，这对身为校长的郑锦，影响是深重的。那么社会的混乱，军阀的骚动不安，以及文化界的动荡，比如张作霖将李大钊绞刑于他曾工作过的故宫，南方传来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杭州出家等等，对长年居住日本，潜心艺术的郑锦来说，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积极的消极的因素都会存在。

郑锦在后来的时局动荡中，远离京城，步步南下，最后归隐于澳门，默默地逝于澳门，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蔡元培的人生历程，一代师表1940年也默默逝世于香港，享年72岁。

一切都会过去，郑锦本人是绝不会去考虑自己对国对民的功劳如何，他是一位极其本分的人，他只是尽心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但是，历史总是应该记住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史上的那些有功之人，以及他们那高尚的情操。

今年是郑锦诞生120周年，中国美术界理所应当举办纪念活动，那将是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教育意义的。

杨先让

#### 四

为了梳理清楚1918年间有关北京美术界的人事关系，不妨按年排列一下事迹，有些事就可以不言而喻一目了然了。

当时中国一批精英，对国家的富强都负着一定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提出向西方列强学习其科学民主是口号，具体到美术领域，也是企图借西方以治自身的积弱。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的观点都是一致的，简而言之，就是将科学方法引入中国的美术。因此，蔡元培1917年任北大校长就于1918年2月成立“画法研究会”，由于时代的局限，也无可非议蔡先生认为中国的绘画改良，首先是画法问题。因而他聘请在京的陈师曾、郑锦等为导师，并马上给刚由日本回上海的徐悲鸿去信，促他快赴北京受聘为导师。可以说蔡先生是迫不及待地如饥似渴地需求志同道合者。同年4月即命郑锦创建北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

郑锦当时提出：绘画应为大众所赏，打破旧法，取各国所长以补国画所短。

陈师曾则提出“推陈出新”口号并予以实践。

徐悲鸿撰文讲演提出（见台湾艺术家出版社《徐悲鸿艺术文集》上册）“古法之佳者守之，重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的主张。

他们当时的学术观念是如此相似甚至一致。

1918年的北京美术界，倍受尊敬的是大诗人陈散原长子，大学者陈寅恪之兄长——39岁的陈师曾（衡恪），1902年携弟留日八年，诗、文、书、画皆精。1918年齐白石55岁，定居北京以画为生，受到陈师曾鼓励变法，并将齐白石的作品介绍至日本，使

之大受青睐。陈师曾不只教学，曾在琉璃厂挂笔单。鲁迅先生收藏的美术作品中以陈师曾最多。齐白石被郑锦以及后来被林风眠、徐悲鸿聘请为教授，与陈师曾的推荐有关。

陈师曾（1879~1923）比郑锦大7岁，比李叔同（弘一法师）大4岁，他们都留学日本，可能相识，也可能闻名。徐悲鸿对弘一法师的仰慕就是1918年陈师曾的介绍，这从1939年徐悲鸿在新加坡为弘一法师六十寿辰作的油画肖像题记中可以印证，“早识陈君师曾闻知今弘一大师为人，心切慕之……”

总之，陈师曾当时在北京画界独树一帜，艺术与教学都可称中流砥柱。可惜陈师曾1923年赴南方奔母丧，痛逝于南京，这对郑锦的刺激很大。

1918年吕凤子（1886~1959）32岁，任北京高等师范美术专科学校主任，郑锦1914年回北京曾与之同事教学。吕后来南下继续办学，是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史上的有功之臣，受到徐悲鸿的尊敬。

1918年闻一多（1899~1946）年19岁，正在清华读书，此时不可能任国立艺专教师，他曾任过国立艺专教务长，那可能是他1925年留美学成归来后的事了。因为有的文章说郑锦创建艺专时，教师中有闻一多。

1918年林风眠（1900~1991）18岁尚在上海一中学攻读，1919年赴法留学美术，1925年回国。在轮船上与徐悲鸿由新加坡登船回法国路经上海相遇，曾发生了一节误会。后来解释清楚了和好如初。

事情经过是这样：1925年林风眠在船上遇见比他年长5岁的

徐悲鸿，谈起自己回国工作一事，林风眠请求徐悲鸿帮助，徐悲鸿一口答应，未料轮船刚抵上海黄浦港，就见码头上有学生持标语：“欢迎林风眠校长归来”！当时弄得林、徐二人十分难堪。徐悲鸿认为林城府太深而不真诚，而林风眠确是蒙在鼓里。后来知道北京艺专学生闹学潮，可能与对新上任校长刘百昭不满有关。林风眠在留法时曾认识了同乡蔡元培先生，事情经解释而一切了然。

1918年徐悲鸿（1895~1953）23岁。1917年徐与蒋碧薇相恋，5月出走日本，行前康有为赠“写生入神，悲鸿弟子于画天才也”横幅。徐悲鸿在日本，考察研究日本美术状态，半年后回上海，12月接蔡元培聘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通知。徐悲鸿北上接受导师聘请，他一面教学、讲演、撰文为中国美术的改革呼吁，一面积极争取赴法留学名额，这是他1915年由家乡宜兴闯上海的最重要的目的——学法文实现留法国学习的梦想。在北京时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曾一度冻结留学申请手续。后来下达了三个名额被分给他人，徐悲鸿年轻气盛，为此不满教育部，又指责傅增湘部长食言无信，使得傅大为恼火。后来由康有为大弟子罗瘿公和蔡元培，加上陈师曾、郑锦等大力推荐与疏通，他终于获得公费留学欧洲的名额。徐悲鸿即刻辞掉北京的职务，告别了陈师曾、郑锦等学长，陪蒋碧薇回上海准备起程。这是徐悲鸿梦寐以求的，作为一个年轻有为的画家，他深知留学是他未来在中国从事美术教育事业的关键。

再说1927年徐悲鸿留学八年回国，除在上海南京的南国艺校和中央大学教学外，就是全身心投入创作工作。1928年正当他被

福建教育厅长黄孟圭邀请前往创作油画《蔡公时遇难》（五卅惨案，日寇杀死蔡公时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于济南），即接到北京蔡元培聘书，催促他任北平美术学院院长一职。

徐悲鸿仓促只身北上。当时他深感陈师曾的早逝，郑锦的离去，志同道合者少的悲哀，虽然在此时期他有“三顾茅庐”请齐白石的美谈，但始终与守旧势力形成寡不敌众的局面，只好辞职南归。

从这里能看到蔡元培给予徐悲鸿多大的期望，可以说特为他设美术学院。而另一方面证明，要培养人材，要积蓄志同道合力量的重要性。此后才有1946年徐悲鸿带了一大批人马北上接管北平国立艺专的壮举。

顺便说一下，可能是1928年，也可能是1931年赴天津南开讲学期间，徐悲鸿抽时间为恩人傅增湘画了一幅油画肖像。去年我回北京，终于查到此画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并注明画的年代是1936年。

最后说一下比徐悲鸿小一岁的刘海粟（1896~1994）。关于他与周湘一家的恩怨；后来徐悲鸿对他之一、之二的“启事”，以及1924年北京郑锦领导的国立美术学校，教务长吴法鼎，绘画科主任李毅士为校政方面产生了不同意见，并致信给上海的刘海粟，投奔到刘海粟门下，形成“南北矛盾”，导致郑锦辞职，这些事这篇文章是难于做出结论的，有待史论专家去探究了。不过周湘孙子尚在，并不断有文字刊登于国内外报刊上。徐悲鸿也有与周湘生前相交的书信往来和有关文章。

据郑锦外孙汪伦先生回忆，他与外祖郑锦一起生活过。郑性